活动将有很大价值。

最近几年来历史学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發展。發表不少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在这些著作里利用了原始材料和苏联所获得的史料。毫無疑問，那样的著作对于苏联的讀者是很有意义的，其中有些著作所內已經翻譯出来供研究之用，現在已經付印。在这些即将出版的著作中有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瀾的“中国古代史”、尚鉞的“中国历史概要”。正在准备翻譯的有中国老历学史家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在語言学方面，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在中国史料的基础上写作关于中国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詩歌以及关于魯迅的世界觀的形成的专論。准备出版中俄大辞典，翻譯和出版著名的語言学家呂叔湘的著作“中国語法理論”第一册。

要完成研究所的任务就需要把研究所的工作同苏联其他許多研究中国学的科学机构和学校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来。将于1958年2月开始出版的“苏联的中国学研究”这一刊物在实现这项配合工作中应该起很大作用。1958年准备召开的全苏中国学家會議也将为这个目的服务。

苏联的中国学家也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以及其他国家的中国学家配合起来，特别是同中国科学院各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合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去年年初研究所研究人員的一个組曾經訪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和中国一些科学机构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中国的科学家詳細地听取了有关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各项任务和计划的报告。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了解了中国科学院在历史、考古、經濟、文学和語言方面的工作，这对工作是很有好处的，并且就两国科学家合作編纂中俄大字典和俄中关系文献选集上取得了協議。中国科学家对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以及他們在編写“中国近代史概要”的工作上給予了十分珍貴的帮助。

为了社会主义陣营中两大国家的幸福，苏中科学家間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日益的扩大和巩固着。

Л. И. 杜曼

〔郭福英譯自“苏联科学院通报”

1957年11月号〕

日本植物学会第75周年紀念会

我們二人奉命参加日本植物学会第75周年紀念会，茲将大会情况报告如下。

日本植物学会簡史：1877年矢田部教授始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开講植物学，1878年成立生物学会，会务不甚發达。1881年松村宫部等与矢田部教授商議

組織植物学会，翌年成立，称东京植物学会，會員仅15人，主要業務是講演和翻譯。1887年始刊行“东京植物学杂志 Botanical Magazine, Tokyo”，最初其內容以翻譯为主，到1889年第3卷出版时，始見牧野大久保等的研究論文，在第4卷中，出現矢田部会长的英文論文。到此为止，杂志的內容，皆以分类学为主。明治1888年，松村任三出国留学，专攻形态学。次年，平瀨氏發見銀杏的精虫，最初以日文發表于“东京植物学杂志”中。1896年，三好留学德国，专攻植物生理学，其后杂志中始見植物生理学的文章。至于細胞学、遺传学等方面的論文發表，更在1908年以后了。

在这一段时期中，植物学的研究中心，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其后京都大学、东北大学、九州大学及北海道大学等，先后成立理学部，于是在大学中都开展了植物学的研究，研究中心，也由集中而趋于分散。为了适应这一个情况，在1932年，把学会的名称，改为日本植物学会，每年在各地輪流举行年会。目前會員有1151人，会长为服部靜夫教授，干事长为原寬。服部教授是植物化学专家，原教授是分类学者，現任植物标本室主任。植物学杂志刊行至今，已达70卷。在总会之下，尚有日本分类学会、日本藻类学会、日本羊齿学会等机构。

日本植物学会，历史悠久，在世界植物学会中，仅次于法国，和德国植物学会同年成立，75年間，其学术的活动，未尝中断，其机关刊物，在最困难时期，也未停刊，已成为世界各国植物学者不可缺少的文献，对于植物科学的發展，具有伟大的貢獻。

日本植物学会第75周年紀念会于1957年10月12日至15日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举行，出席人数約400余人。自外国来者除我們二人外，尚有美国植物学会代表 E. H. Walker。大会主持人（大会会长）为小仓兼教授，是植物形态学专家，現已退休。

論文宣讀，构成大会最主要的部分。提出的論文計200篇；其中生理101篇，占論文总数的50.5%；細胞及遺传32篇，占16%；形态16篇，占8%；生态23篇，占11.5%；植物地理7篇，占3.5%；分类21篇，占10.5%。在这里最可注目的是植物生理学的發展。三十年前罗宗洛曾参加在仙台举行的日本植物学会年会，那时节植物生理学的論文仅占全部論文数的四分之一，从这里可見日本植物学發展的动向了。

植物生理学的論文，論題甚为广泛。主要的可分为光合作用、原生質流动、生长素、光期、代謝与酶作用、抗性、及水分各方面。刺戟与运动，亦有少数文章。营养方面的研究特少，可能这方面的工作都在农学部門进行，而此次大会农学部門的人很少出席。

一般的傾向，不論那方面的生理學研究，大都以微生物為材料，而趨向生物化學。這是頗堪注意的。

細胞學及細胞遺傳學在日本頗為發達，在此次大會中提出報告的論文數頗多。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核學及染色體的形態學的研究外，細胞生理的工作，日漸增加，涉及的范围有組織化學、氧化還原勢、吸水力和透過性、滲透性、刺戟及代謝等。木原均教授門下，也提出關於大麥三倍體的連鎖群及 *Triticum georgicum* 的染色體組分析的論文。

形態學的工作中，許多是關於發生及分化的，但其研究都忽視植物的階段發育。

生態學的研究，大半集中於群落學，但新興的“生產生態學”頗受注意，也有若干文章，敘述二三形態及生理性質的季節變化，生態學的研究方法，幾乎偏向於生理學了。

7篇植物地理學的報告中5篇論植物分布，另2篇則屬於化石植物的研究。

分類的報告，共有23篇，但多屬藻類苔蘚，亦有少數涉及放線菌及酵母菌者，關於高等植物的分類，竟未見一篇。

大會還安排了羅宗洛、鄭萬鈞和 Walker 的特別講演。羅宗洛的題為“中國植物生理學的現狀”的講演，先將解放前后的情況，作一對比，然後談目前的組織機構，並簡單地介紹了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從解放以來的工作和成績。

鄭萬鈞的講題是“中國松屬的分類”。首先說明松屬分類的原理，用松樹的形態性狀與系統發育的演化關係並聯繫地理分布和生態環境作為理論根據，並具體講解了中國20種松樹的分類系統，種的親緣關係和分類系統上的位置。關於在分類上有關爭論的松樹樹種，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E. H. Walker 的講題是“Advanture in Japanese Botany”。首先他說高興在會上作講演，但不是學術講演。接著他說他也高興接觸由北京來的中國植物學家，最後他用幻燈講了他和 E. D. Merrill(哈佛大學樹木園主任，植物分類學家，已故)所作的有關中國和日本植物學的工作。1923年他在廣州教會辦的前嶺南大學教過三年植物學，寫了一本“嶺南大學校園五十一種樹木志”。他和 Merrill 於1938年編寫了“東亞植物文獻(The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1951年在琉球研究了木本植物，寫了一本琉球木本植物名錄。他的講演內容僅僅是他的植物學工作介紹。

專題討論共有四題。1. 小孢子的發生與類型，內分二話題：(1)水生植物的花粉形態，發言人為原田市太郎；(2)針葉樹的花粉形態，發言人為上野實

朗。2. 關於花形成的問題：(1)伸長與開花，發言人為今村駿一郎；(2)柳類的花被，發言人為木村有香。3. 關於細胞分類學的諸問題：(1)從以菊科植物為材料的分類學立場來看，發言人為北村四郎；(2)從以菊科植物為材料的細胞學立場來看，發言人為小野記彥。4. 下等隱花植物的體系與系統：(1)菌類的體系與系統，發言人為小林義雄；(2)藻類的體系與系統，發言人為瀨川宗吉。

干事長原寬教授在總會上作了工作報告，說目前日本植物學會有名譽會員5人，特別會員26人，外國通訊會員4人，終身會員52人，普通會員1064人，共計1151名。接着報告植物學雜誌刊行經過及預定計劃。最後提出名譽會員(外國及日本植物學者)外國通訊會員及終身會員候選名單，滿場拍手通過。羅宗洛當選為名譽會員，鄭萬鈞當選為外國通訊會員。

接着進行了紀念式，先由大會會長小倉謙致詞，羅宗洛代表中國科學院，Walker 代表美國植物學會致祝詞，原干事長宣讀了各國植物學會的賀電，最後對有50年以上會籍的會員草野俊助等十餘人贈送紀念品和感謝狀，儀式告終。

接着舉行紀念講演。小倉謙報告“日本植物學會75年史”，草野俊助報告“明治時代學會的回憶”，篠遠喜人報告“大正以降學會余談”。

參加了這次大會，我們感覺到日本的植物學界是在穩步前進的。在學術上，它由分類學開始，經形態、細胞遺傳，最後到達生理與生化的全盛時期。在人員上，由少數而逐漸擴大，會員已達千名以上，更令人興奮的是，此次大會中，實際參加學術活動的都是30—40歲的壯年與青年，這表示出日本植物學界光明的前途，值得我們努力學習的。

一般地說，日本的植物學，雖然發展並不均衡，但各方面均有人研究，緊緊地跟上國際水平，空白不多。高等植物的分類，雖見停滯，可是這是因為日本國土狹小，經過去許多分類學者的努力，大体上都已調查清楚，在這方面很少發展的可能的了。日本的植物學研究工作都是自發的，憑個人興趣進行的。然而日本人對於世界的學術潮流，一向是敏感的，因此並無落後的現象。

更值得注意的，這些日本植物學研究的成績，都是在經費困難的境況下造成的。植物學是冷門科學，而日本是工業國，很少獲得政府的支持。儘管如此，經過日本植物學者75年的努力，成績斐然。我們在黨與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若再不急起直追，趕上國際水平，那就太對不起黨和人民了。

羅宗洛 鄭萬鈞

(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 (南京林學院)

<https://engine.scichina.com/doi/10.1360/csb1958-3-2-63>